

南木誌

五

			二三	和
			五	書
		六	四	門
		三	三	
八	七	三	號	類
册	架	函		

庫文閣内			
五	三	和	
函	五	書	
一	四		
架	三	類	
	册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3543
册數	8 (5)
函號	155 27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町田久成獻納之章



南木誌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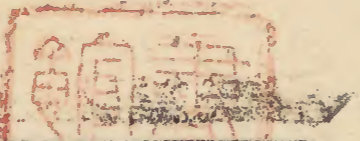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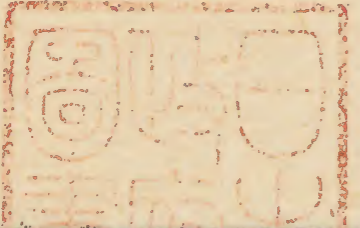
論

後山利質編輯

楠氏序論

賴襄

予修將門之史至於平治承久之際未嘗不舍筆而歎也嗚呼世道之變名實之不相讎一至於此歟古之所謂武臣者勤王云爾如源氏平氏莫不皆然至於平治之後乘網維之弛以逞鴟梟之欲有暴悍無忌者焉有雄猜匪測者焉雖所為不同而其蔑王憲營私利一耳然猶有可言曰王族也將家也至於北



條氏以將門屬隸而坐制朝廷天下之事不復忍言也且夫承久之事孰曲孰直筆而傳者皆出北條氏盛時今安考信焉况君臣之際寧可較曲直也乃指斥憑怒極其凌辱視萬乘之尊不啻如孤豚嗚呼八洲生民誰不被先王之遺澤當時所謂武士者徂其參養供其使喚雖名位族望遠出其右者奔走驅馳甘爲之役之不暇氣類所召習以爲常豈可勝言哉卽稱爲公卿者平時趨踰朝廷之上取天守之爵秩以驕天下而及於此際未嘗畫一策以救危難袖手傍觀以聽其所爲是曷尤於武入耶雖時勢有未可

君德有所未治以致于此禍而亦臣子之罪矣自是以來百餘年間廢立黜陟一仰其處分而朝廷蹙蹙如被束縛至於窺其顏色以爲喜何其甚也余聞後鳥羽上皇之徙隱岐也因石窟縛屋纒庇風雨十有九年乃崩蓋父子三帝隔絕千里各居窮海終天不得相見是其心何嘗一日忘北條氏哉則元弘之事萬不可已也而其勤王之功余以楠氏爲第一微楠氏則西狩之駕吾見其承久歸一轍而止而已何哉彼北條氏雖失政其權力有夏甚焉籍累世之威而加積弱之餘百萬虎狼隨其指呼炮咻中國莫之

或櫻天下方以承久爲戒重踵屏息莫敢言勤王
事而楠公獨以眇眇之軀唱義其間當其衝路挫其
爪牙以鼓舞四方義士之氣使之一時踵起殄戮元
惡於斧鉞之下報列聖之深仇雪累朝之大恥天下
萬姓再得仰日月之光雖曰屬皇運之泰而非公爲
之唱焉能至此是焉知非天生斯人以匡濟世道哉
後之論者或有比之唐張巡者巡戴全盛之唐室拒
狂胡之偏師有二顏爲之先有許遠爲之助而不過
遮蔽江淮守城致死以公視之勢之難易功之大小
豈可同日而語也要之位不滿其器莫能展其才而

終能以躬殉國靖獻先主餘烈所及不獨其子孫自
公卿自將士各執弓箭以勤王事概皆聞楠氏之風
而起者也嗚呼如楠氏者真可謂不愧武臣之名矣
余故敘楠氏之事以繼源平氏云

日本外史

楠氏論贊

賴襄

余數往來攝播間訪所謂櫻井驛者得之山崎路一
小村耳過者或不省其爲驛趾蓋經足利織豐數氏
世故變移道里驛程隨輒改耳余於是低回不能去
顧望金剛山巖立雲際想見公舉義之秋及其子孫
據以扞護王室也觀公詣行在對天子曰臣而未死

南不記 卷之五 三
賊不患不滅夫以一兵衛尉而居然以天下之重自
任豈非感激值遇以身許國哉故能以赤手障江河
回天日於既墜何其壯也公聚北條氏精銳於一城
之上而使新田足利之屬擣其空虛以殪其渠魁帝
之復辟壽爵任職宜以公爲首而纔能與結城名和
輩比肩其失於舉措足以知中興之無成矣及足利
氏叛朝廷方倚新田氏爲重公特充禰禰供其驅使
亦以其門地有不若焉爾然京師人捷殆致掃殄者
非因公之策邪嚮使帝以其所任新田氏者以任公
乎曷至使犬羊狐鼠之賊蹂踐吾朝廷哉然觀其臨

死戒子又曰吾死天下悉歸足利氏夫知天下之不
可爲而猶留其子孫以衛天子其設心雖古大臣何
以遠過故子孫能守其遺訓護正統天子於彈丸黑
子之地以防四海寇賊者及三朝五十餘年之久舉
一門之肝腦而竭諸國家之難至其斯盡灰滅而後
足利氏始得大成其志於天下蓋朝廷不能大任楠
氏而楠氏所自任莫以加焉世之論中興諸將尚視
其資望大小而不深撥其實亦與當時之見等耳不
有楠氏雖有三器將安託焉以繫四方望哉笠置夢
兆於是益驗而南風不競俱傷共亾終古莫以恤其

南不記 卷之五 三
四

勞悲夫抑正問雖殊卒歸於一能熙鴻號於無窮使
公有知亦可以瞑矣而其大節巍然與山河並存足
以維持世道人心於萬古之下比之姦雄迭起僅傳
數百年者其得失果何如哉日本外史

楠公諫諍論

藤井臧

竊按禮曰事君有犯而無隱君猶不可不犯而況於
大臣乎故西漢朱雲請斬安昌侯張禹於成帝之前
後漢鮑永事光武以事大劾帝叔父趙王良不敬唐
李勉青都虞侯管崇嗣背闕坐宋唐介辱支彥博以
由妃嬪致宰相此類不可枚舉侍論皆以爲有思矣

今帝乃欲詢正成等以知小貳功罪之實倘恐其無
禮於大臣不敢吐露情實豈忠心與直道哉不賢哉
坊城亞相也弗翹己之穢於賄遺使大臣盡皆安於
不廉惑於公議昔唐高宗賜其大臣長孫無忌金寶
繪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
沒於利而不反君之賜也不反君賜尚有是譏矧受
厚賄於詐僞反覆之小人而墮其術中乎一朝之士
皆然可賤之甚也獨正成卓乎不群君子哉若入詩
曰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又曰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
問其皆正成之謂乎○國朝諫諍錄

廷尉判官楠公者元弘功臣恢復之績處八半云忠
貞義烈韜鈴之雄載在史乘乃不須余論也然雷門
之徒途說相和隨眾咕囁則未能盡爲楠公者也尚
之止世以古人相比思見其爲人而後爲能盡爲楠
公者矣請嘗言之假使醍皇支思聰明垂拱之化止
戈之德爲三代直道之治則益稷昌言之謨伊傅輔
翼之任公且吐握之勞尚父桓桓之武勿論任重道
遠不能望之楠公即使醍皇逢小白之時處重耳之
地綏華夏和戎蠻救此民免左衽川管鮑之仁狐趙

之德可以寄楠公乎未可矣又使醍皇有漢高之度
風雲飛揚能爲反正之業則以害如蕭何燮理如陳
平子房之師陸賈之辭可以責楠公乎未可矣寇狗
之於光武諸葛之於照烈周陸之於吳羊杜之於晉
乃至玄齡如晦魏徵之於太宗皆非楠公之事也然
則何以哉吾知之取田單戰國拔其時略拔張巡於
唐倫其忠貞可始與言楠公已初笠置之役也王師
敗績南風不競當此時楠公振一旅之衆當三軍之
帥取河定泉出畧攝津入衛葛城奇圖妙策出入意
之表遂能充忠貞之操成奉迎之志於是田單守卽

墨復七十進成定襄王之位者而已若夫藁人之類
火牛未必言之矣蓋建武失馭猶天寶之亂天寶有
張巡確然志士赴赴武節完軍雍丘致命睢陽而楠
公艱苦備嘗建勳葛城慷慨悲憤引決湊水相似矣
其將死也發夏生報讎之願與巡之為厲殺賊之誓
何甚相似也義烈凜然使聞者髮起吾故曰叙田單
戰國拔其時略拔張巡於唐倫其忠貞可始與言楠
公已於乎益稷以下王霸之佐其不能也固矣吾亦
不為楠公恨無其才也雖後乎單與巡之節足以相
比則亦唯堂堂乎一大男子可謂國士無雙矣庶幾

盡為楠公者乎 王屜文集

楠公論 油井元雄

楠公之歿豈得已乎得已則我欲已不得已而後死
公之死豈得已乎足利尊氏直義將數十萬海陸兩
路北關鋒銳氣壯新田義貞以疲兵數千之卒扼之
兵庫勝敗之機不待智者而知矣公請召還義貞車
駕幸叡山是所謂避其銳而伐其惰也朝廷不聽遣
公助義貞戰夫兵庫四戰之地進而無可據之險退
而無可據之固雖以公之智勇翰略無所施特有一
歿戰以挫其來銳而已是役也朝廷棄公也又棄義

貞也鄉朝廷召還義貞則義貞全軍入京師天下之事猶可為義貞勇將也見援軍已至雖知戰不能克寧戰而死不為不戰而退求塚之急微高家其死不回踵故曰朝廷棄公也又棄義貞也或曰寡固不可以敵眾公以至寡敵至眾焉得不軍敗自死公若移檄河攝泉三州徵其將士三四千之兵可立得以之戰則賊未必不敗而公亦未必死曰是亦不然事苟有其機會周瑜以三萬破曹操之八十萬於赤壁謝玄以八萬破苻堅之百萬於肥水而是二人者君臣一心朝野戮力深謀遠慮見必勝之機而後敢進破

敵異我今日之形勢孫權合肥之役張遼以敢死八百人逆擊權十萬之眾遼謂眾寡不敵上下有匡怖之色故先挫其銳以作我士氣公之舉似之公之軍亦不過七百餘人嗟夫公以之始以之終非偶然也當元弘之初公以一兵衛受萬棄之知問以籌策安以興復於是感激許以驅馳誓以死而後已將八百忠義之士據彈丸之孤城抗十萬日濟之敵蹈至險犯至危以一次卜王室中興之機於經年之戰幸而身不死義師四起賊臣誅滅天子得復舊京是公之志遂而功成也至延元之初言不開謀不用不得已

將七百忠義之士至踏險犯至危而以一死上王室
再造之機於一日之戰不幸身死而天下之事不可
復為矣夫張遼雖有勇畧固非公之倫直義亦非權
之敵公有忠義虓虎之士七百可以衝行天下而況
足利氏烏合之衆乎然而所以成敗異形者天也公
嘗先天下之卿士大夫倡義於手劍窟今復先天下
之卿士大夫致死於湊川公所以報天子者至矣公
之事畢矣既而孝子順孫奉遺訓賴餘烈以區區一
州之力護帝座於南山五十年矣嗚呼亦可以見公
之一死激忠義之心深矣

本朝名臣傳贊

楠正成論

齋藤馨

楠正成奪天下於累世強霸之手而歸之朝廷其功
高出中興諸將之上而朝廷所以報者官止一檢非
違使而任不過攝津河內守護特以結城名和諸氏
視之而已然正成不敢怨甘為義貞之偏裨至於一
身肝腦委為原野不掩之骨骸而止其忠雖與日月
爭光可也而後之稱正成者但知其有中興首倡之
功而不知正成當時之志不若而止也其言曰正成
方北條氏之衰首唱勤王萃精銳於一賊而使義貞
尊氏乘虛以拔其本是義貞尊氏之功正成使然也

故正成爲首唱信斯言也正成必待義貞尊氏而後
有功微二子吾見一城爲百萬精銳所圍拱手待四
方之援而赤坂之敗又在千劍破矣顧正成之智不
至此觀其發上官太子識文曰日沒西人三百七十
餘日上之復辟蓋在明春所謂識文必出正成之權
造而非其真也則其謂三百七十餘日者亦有所見
爾豈豫知有義貞尊氏之事耶抑正成自有一定之
略必勝之策可以期諸三百七十餘日而無疑也然
則正成之策如何曰方此時百萬之兵攻一城而不
拔如是閱月攻者必懈我可以潛軍覓間而出於是

陽張旌旗於城上而一軍已衝六波羅之空虛可以
拔諸尊氏未倒戈之日六波羅拔則千劍破之圍不
擊必敗非曳兵而走卽釋胄以降我奮方銳之鋒加
以新降之兵東向而下勢如破竹諸道望風而降高
時旣聞敗卒之報膽落氣沮而將士皆無敢戰者我
鼓而乘之北條闔族必不待義貞之兵而歿矣然後
迎皇駕舉兵權歸之朝廷而蓋世之功業已暴著上
將之任不得不歸其手乃率海內武人而侍禁衛崇
朝廷一變源平以來僭上亂分之習上與藤房協心
可以格君心而止其宴安怠政之非雖有尊氏直義

之姦不敢叛假叛滅之易耳若此則正成之功被天下
下浹一世而有餘不幸其志未成六波羅拔于尊氏
而鎌倉破於義貞故正成之功反出義貞尊氏之下
是天下之早定乃天下之不幸吾恨天下之不少遲
其定而成正成之功也然正成致身於有功不報之
朝廷而大節灼然為興人于萬世之賢將則其勝於
為一時定天下之功臣遠矣讀史贅議

論楠中將公諸葛亮優劣 菅野潔

或問曰諸葛亮者蜀漢之名臣也楠中將者我南朝
之忠臣也二人皆命世之英雄矣抑亦有優劣乎潔

對之曰鳳雞者非倫也何必於優劣孟軻氏不云乎
尚論古之人於是論其世漢之季天下鼎沸而魚爛
曹也孫也劉也謂之三國業已三國天下無復有漢
也夫劉備者椎埋屠狗之兒耳自稱為漢孽鼓唱間
左因以借恢復之美名而亮能扶翊之以使成之名
也蓋亮之於備猶備之於漢矣曰亮在草廬亦卯金
氏之民耳卯金氏而起者亮豈不扶之乎亦何暇問
其真偽曰使亮果慕漢如孺子之慕慈母則其真偽
固不暇問而且何三顧之問又何扶曖昧儉父之劉
備而襲顯然舊閣之劉璋耶是決知其不然也且三

分鼎立之策亮已決之於草廬見備之初而謂之恢復者譎也故其三顧相遇之際曹亦可孫亦可又何擇瑾也什孫其兄也誕也仕曹其弟也亮不以爲不可也亦可以見矣若我楠中將公則首應夢賚之召率敵愾之師勵精金石比身毫毛所奉則神統無二之主也所討則強梁逆匪之賊也匹論奇計神算待敵如狗鼠卽其忠烈義氣直邁孤守位固不稱其德而能致蹇、匪躬之節運當坎否廟謨沮格而從容殉難垂義訓於後昆乃至今精氣炳燿於天壤間矣蓋若公則日月不足以爭明也星辰不足以爭高也

而況亮乎亮欺孤弱損唇齒而數爲魂兵所挫渥受兩朝之遇多憑諸將之翼而猶不能遂其業亦猶何爲者也嗚呼自世之右文也日擣西王之書動輒頡頑彼我殊不知彼之書概過繆溢美不得深取信于史也如之何其遽舉之優劣以爲尚古之論矣哉
乾齋零稿

正行戰死論

藤井臧

或曰軍法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行以其不如者遽然挑戰所以功不成也寧遲緩數年須待南軍般給之秋而運王業恢復之籌奈何徒犯在闕之戒以致

傷勇之歎恐負廷尉之志豈其繼之云乎哉余謂不然蓋天下者勢而已矣勢之所趨不可挽也正行其如勢何當時魯氏兵威日隆南朝之勢不啻鄒楚況君德不明人才不足海內之士歸心於南軍者十之一二耳正行蓋謂借使累年沒齒事非可濟且身多病一旦臥蓐雖悔莫及不如第從先人遺命早歿於軍門而已先見之明勇敢之義可謂至矣抑夫君子明道不計功至於成敗天也當爲之事既在乎前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以俟後日哉且廷尉已知先帝之事不可濟焉斷然授命於兵庫便足以身先之也

正行之舉若曰不能繼志非知正行者也

本朝孝子傳

楠正行論

稻垣松

凡兩敵相臨有短兵急接決勝一戰者項羽破甌淮陰背水是也有堅陣自重窺襲乘弊者漢王取三秦晉軍逼吳是也有可乘之弊而遷延不進此謂狐疑之怯無可攻之機而輕躁輒闕此謂暴虎之勇俱取敗失利之道也故爲將者非審度時勢難易事理利害處之以其道豈得進退遲速之宜邪楠正行受父之遺命櫛風雨十三年及其起勤王兵雄旗一麾則河攝響應軍威動京師霸府不寒栗矣天王寺之役

京兵數萬一敗塗地聞風聲鶴唳猶遁逃不遑自救
況首鼠觀望者望風請降惟恐其後當是時國家殆
有再造之勢也為正行者此宜用漢晉之策而不宜
用項韓之兵也然而正行輕進不自愛欲必獲師直
元而復區區之信然其志業不成一族三軍殲于敵
手而使吉野帝闕罹劫灰之災其果何事也蓋南朝
之有正行猶如江河之有堤江河之不潰堤為之防
也正行之不自愛此欲疏江河反自決堤也足利氏
之於正行猶如偷兒之有堅墻偷兒之不輒劫財堅
墻為其禦也正行之不自愛此欲禦偷兒反毀其堅

墻也且正行欲必獲師直者以其為敵中巨孽也然

高氏兄弟師直師泰特勲舊臣弄柄數年威福歸身雖尊

氏之桀黠拱手不知可否於是直義憤於內上杉島

山猜于外骨肉分肱股睽霸府如沸鼎蓋兩虎爭食

下莊子獲其利內臣相忌則敵國之資也高氏而久

存霸府之自斃也固矣今夫檣櫟之當路人皆疾之

而欲遽除之或毀其利器故倏蟲蠹食心根本槁朽

而後施以斧斤則一舉而功成也有愚夫去其蠹殖

其根而徒逞一擊則不自傷者幾希矣正行之欲獲

師自無異欲除檣櫟而先去其蠹也去其蠹豈足為

敵除害焉不得其蠹適足自毀利器甚哉正行之不
自愛也古人曰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
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正行何足以知
之其後正行死未幾直義果與上杉畠山陰圖高氏
不幸事泄高氏憤圍將軍營事殆急直義悔謝僅得
解加之尊氏子直冬亦有憾父西據太宰府於是山
陽山陰及四國間四分五裂或勤王於南朝或送款
于太宰府此實可乘之弊也予為正行計之以欲獲
師直之心欲殺尊氏以欲死于四條之心欲死於尊
氏邸自愛養技內為吉野之藩屏外懸五畿之望遣

一大將牒叡嶽僧徒俟其聲援而腹背進軍直叩京
闕則足利氏之匹如視之眉睫洵若是國恥可雪鳳
駕可還父讎可復夫正行者何以早死也噫

鐵硯堂
文粹

洞菴劉煜曰是情正行之論非
豈正行也正行豈獨警師直哉

楠正行論

齋藤馨

嗚呼正成沒義貞死而足利氏之威始徧海內皇駕
安於南山一手掌之地而將士無有能護者於此時
正行以少壯之身擁千百之兵再破北軍而一振南
朝就衰之氣所以基數十年徧安之業者豈非其力
哉吾惜正行以身係國家安危若斯其重而自視甚

輕蚤歿於未當歿之日使將興之國家輒就衰廢也然則當以何時歿曰歿於一二年之後焉可也蓋足利氏之父子兄弟與君臣上下皆以利合不以義合其初同心戮力以為安身計及其久則驕傲背戾互相侵奪不至相食俱斃不已正行歿後未幾師直與直義生隙而直義降南朝自是以後直冬清氏相尋而叛或離或合紛々乎莫定凡圖敵者必離而問之今敵不待我之離問而內自相離以成間隙是千載一時之機會也南朝非不知其可乘然無一將有名望者為之統帥徒舉彼亂臣賊子而付以主將之任

是以軍無紀律旋得旋失致使可乘之機為不可乘之勢使正行尚在則以正成之嫡子率二代訓練之部屬威名之著士臣之精當時無比雖有來降者勢必不過為之臣僕而進退之權彼不敢專以此乘內生隙之敵其復中原而散先帝之憤遂乃父之志不難正行必若此而後歿可也俱其多病自恐歿於病不歿於敵也故聞師直之來也輒自以為當歿之秋并天顏題廟壁皆以歿自居其與師直戰奮擊衝突殆且獲之亦可以潰圍而出乃遽死而不知其未嘗歿也正成湊川之役獻策而不用知天下之事不可

復為故自決死而尚留正行屬後事不許其從死則
乃父之志必在其不灰而有為矣是其父當不可為
之時猶留其子而冀其有為為之子者蚤灰於可有
為之日而使國家之勢終於不可為吾是以為正行
情焉讀火
贊議

...

正儀北降論

人之在世窮達壽夭之外別有幸不幸者焉其幸者
不必論也其不幸者事固萬殊不可枚舉而最痛恨
不容已者其在乎忠臣而冒之以不忠之名義士而
負之以不義之稱耶當時無所訴其誣後世無為之
辨雪遂傳不忠不義之誦於千萬世其人雖骨既朽
而冤魂終不得瞑目也嗚呼豈可忍哉昔建武帝南
狩楠氏遺孤舉族勤王朝廷倚賴焉於是雖南風不
競北寇猖獗然皇統綿延至於數世者實其力之
由也當是之時足利氏乘運屢克有席卷海內混一

區宇不竟日之勢其鋒固不易抗焉而楠氏之族孤
軍無援壤地褊小而特立而弗撓者苟非信儀感人
威武服衆之至其誰能若是乎不然則播遷之餘人
心易煽神器浮沈未可知也楠氏父子兄弟殺身不
怨赤心殉國純忠大節千歲稱之不已者嗟呼宜矣
哉而世傳正儀晚變節或著論斷罪及大日本史出
遂與大友少貳等諸叛臣同傳矣予嘗竊謂正儀精
誠必非如世所傳矣或曰正儀叛走諸書足徵而予
獨不之信抑亦有說乎予應之曰然凡尚論古人者
不可不審徵古籍也亦不可不知其所擇也卽野乘

稗官有可據信者國史實錄不無曲筆也嘗讀芳野
拾遺其書雖不著姓名蓋朝臣遁世者所著備盡當
時人情世態而於正儀毫無非議如宇野氏之子不
忍報仇之事正儀忠信誠實感人如是何其至也由
是觀之正儀非違義偷生之人斷可知也世所傳如
太平記增鏡後愚昧記梅松論花營三代記櫻雲記
之類皆阿世曲筆往往構事誣人當時今川了俊以
足利氏勲舊猶且馭其杜撰矣且諸書所記事實或
異動涉多端後人讀之惑而不決若或一書紀實一
書傳訛而紀實者泯沒傳訛者獨存則後世之人何

以辨其訛說所謂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正
戎事蹟無乃是類乎予因徧取諸書反覆檢閱以熟
漢之花營三代記曰應安二年正月正儀乞降賜書
許之二月七日徇和泉河內以楠氏北降之旨四月
一十五正儀入洛夜謁管領賴之三日夜謁幕府廿二
日還河內夫敵將通降意於我則理當祕之若顯言
之則敵人或幽囚之或誅殺之安有先徇之於其國
哉且其請降情爲未可知而輒宣布之或出其僞詞
徒爲之愚弄也若可徇之於其地則使其人徇之可
也何自我徇之爲是皆可疑也夫正儀之於足利氏

讎敵之巨魁也方其初謁官嚴修歸降之禮以白曰
行事何爲故向昏夜使之執謁耶是尤可疑也既走
降敵亦能還其地據其城往返坦然無有所障亦可
疑也櫻雲記曰建德元年十一月和田某等奉勅伐
正儀爲正儀叛也細川賴之率兵救之王師敗績夫
正儀旣降北軍援之又大敗王師則宜乘勢直進而
戰罷乃還亦不能無疑也獨南朝紀傳者傳信之書
也其記天授四年王師北伐事是時正儀在河內歟
在北方歟不唯不知其舉動併其所在亦不可知耳
夫楠氏者國之柱石也正儀而叛則是社稷傾頽也

而紀傳不書此大事者何也凡此數疑者反復思之終不能解也再按紀傳曰建德元年春賴之發兵河內正儀據城禦之建德元年節北朝應安三年三代記櫻雲記並書正儀北降係應安二年則此舉也正儀臣足利氏之後乃一年餘矣賴之之討不知何故事互牴牾無所適從可見正儀之降非其實也彰彰然明矣時人書之叛者爲賴之論也後人議其不義者徒信妄傳也請更詳論之夫正儀者當年諸葛也其次生存匹國之興廢係焉天下之人咸仰而望之何嘗牛晉王導符秦王猛也哉賴之者足利氏之蕭

曹也其謀略可追良平焉蓋正儀存則朝廷未可窺也霸業未可成也其欲除之一日不忘若有正儀背叛之聞於海內則四方勤王之士氣沮志屈殆將投戈而後已之所欲乃可以逞也於是遂爲詭計以誣正儀也其如夜謁之謀密索其形貌年齒克肖正儀者使僂孟爲孫叔敖以瞞一時之人耳武田信玄之歿遺令祕喪以弟信綱狀貌酷肖也親姻使命訪疾者令之暮夜接見故人不審其實云此其必以暮夜不亦同一詭計乎蓋其初則曰正儀乞降繼之以徇來降之意於敵地欲以間其君臣而其謀未全就於

是乎更爲一戲場始能成其謀也不然則敵將來降
謁見須白日顯行何乃夜而行之乎管領相見猶不
可也況於大將軍乎決無之禮也是予之疑之所由
起也因此推之其僞狀鑿鑿可察焉夫反問者兵家
所尚也其徇泉河與陳平離間楚君臣相類夜而見
之亦有所本春秋之時秦晉伐邾楚屯兵於折以爲
商密援秦人過折從隱蔽之處入而係縛與人詐爲
克折得其囚俘者以圍商密不欲令商密知囚非折
人昏而傳城商密之人懼乃降是也凡讀書者一字
半句不可不仔細注意也正儀謁賴之義滿三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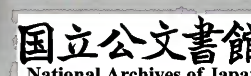
皆特書曰夜而讀者粗率漫然不過不察疑乎其間
後世援引以編書者遂削夜字不存於是不知其非
舊文矮人觀場徒共吠聲事之湮晦職是之由也或
曰三代記載義滿使正儀與諸將南侵事其執謁昏
夜非無可疑也今臨軍會衆則非昏夜之事何如曰
楚白公之亂葉公甲而入則楚人不能識況於未識
之入乎或又曰三月廿二遣兵救正儀正儀退自天
王寺此在夜謁之前十許日不亦一明証乎曰正儀
旣降則王師聲罪而後救之可也未有所聞而救之
不知何謂也且天王寺距洛一日程當卽隨援兵入

謁而半途退還者何也蓋正儀將有所伐出師次天
王寺北兵乃陽稱救正儀而正儀以有所見避還河
內也曰言賴之詭計能瞞一時則似矣抑怪當時事
遂之後終無知其詐者何也曰反問之計尤尚神密
而賴之之謀所謂薄陋拙惡隱而不泄者當時諸書
皆爲其听詭而遂使天下後世不知其爲詐謀誠可
恨哉或又訛正儀志操不及父兄引太平記入幃所
宮爲賊所陷條爲證蓋當時勢太危急而正儀不敢
赴救以是其罪固非無其謂也然是時和田正忠聲
暴殄楠氏兵氣衰乏寇則悉眾攻圍未可率爾挑戰

乃勤王之兵四方來赴期在三五日之間正儀因有
待欲乘勢舉事則其功必就矣奈何六師不守致皇
顛沛豈可勝惜哉太平記亦惜其不能數日之守而
責正儀以怯懦則於事理可謂矛盾矣蓋記者竊憾
王師之不振而不可正言亦莫所漏憤乃遷怒於正
儀耳論者又舉太平記正平十六年正儀爲佐々木
道譽所誑之事以爲有阿賊之心夫自古兩將相對
或有贈遺蓋一時禮接不須深論不然則羊祜贈藥
謂之何耶又按南朝紀傳正儀卒在天授六年而四
年王師北伐之敗書正勝退而集殘兵於千窟城和

川正武守至九城而絕不及正儀事夫正儀自北降至此十年其間寂焉不見有所為豈如徐庶在魏優游以卒歲歟豈其然乎竊謂正儀之先楚數年矣蓋祕將帥之喪乃兵爭問常事當時正武等奉正儀之子秘喪以張軍也初賴之設詭計之日適當正儀或病或歿之際故其後無復由紀正儀行事耳其曰天授六年卒者疑亦世人始知其歿之日也諸書所記歿日各異皆以無知其實也是以可見其時勢已凡建德文中年間諸書屢書北師救千窟城雖歲月有共同亦皆託名弄兵以實賴之之謀耳不然以當

時之勢宜乘勝進兵深入何乃每罷輒還也夫足利氏雖得志於天下所以多事於四方者以芳野朝廷雖眇乎偏安然正統之所在億兆之所仰也以彼其兇暴其力能傾之則何憚而不為哉蓋勢有不可者也往歲高師直克正行也乘勢犯闕危不可言而師直遂不能得意者抑有故焉人心不改四方未穩深入敵地有自危之心故遽引兵而退也當時環衛行在者大和河內和泉組伊志摩伊勢伊賀凡七州其餘東則美濃尾張遠江信濃三越上野武藏常陸陸奥與西則淡路伊豫播磨備前備後安藝石見出雲伯耆等大抵天下三分之一猶奮勃王之志詳見南朝紀傳右建德後則不然勤王之兵稍衰朝廷守衛唯有楠氏



之族而已今正儀實降則猶入無人之境非復如師
 直入寇之日而不敢問則直卷甲而還者何也正儀
 存沒未審楠氏之族難殲則進入於嶮地不無後顧
 憂是以不敢也蓋大日本史所據諸書皆出於北人
 之手故以為正儀實叛賊軍屢救之若有考南朝紀
 傳必別有說惜其未之見也新安手簡云南朝紀傳
 一冊擬是後世為撰故
修史不採焉今世所傳南朝紀傳實五冊第二冊公
 補以北島公親房關城請援書并其紙背所識遺事
 數條手簡乃稱一冊者蓋當
 時與本未出或傳其抄本耳其引關白記曰建德二
 年正儀來奔義滿命還河內圖芳野賴之請發諸國
 兵援之諸將以為正儀不能自保河內而來矧南嚮

乎必無利也義滿從之賴之恥其言不行辭職退去
 西山義滿親臨起之遣其養子賴元率兵援正儀諸
 軍屢敗王師神器之復于京師蓋本斯舉云然據三
 代記則賴元南侵為應安二年三月是在正儀未北
 之日其牴牾如此亦不足為實錄也論者或謂正儀
 詐納款而姑弛敵銳以待時機也是亦以想像之見
 妄作兩可之說不足辨耳正儀晚年事蹟既無所可
 詳考諸書往稱其子正勝正元楠氏系圖則載正
 秀無正勝正元南朝紀傳亦書正秀伐義滿逆高野
 但果為其子否莫得而考已要之王朝式微史之闕

文不一而足可憾之甚也夫楠氏者三世名臣也奈何天之不吊併其子之名不可辨知耶正成正行之後而漸盡至於是嗚呼豈不痛哉或曰子之所考誠似可從然凡事之可疑必就眾說焉今一概擯斥諸書而獨據南朝紀傳者恐非古入之道也余曰諸書可疑者如前所辨矣唯紀傳一書信而有徵非如他書多鹵莽齟齬之比也所謂鷲鳥累百不若一鶚也又何從諸書為傳之為哉若夫不讀紀傳者固不足論耳即得而讀之為他書所惑者亦未可與論也如白石先生博達所著讀史餘論疑正義之叛不見紀

傳諸書記賊軍救正儀歲月之不同而終不能斷其謬妄良可惜也嗟夫世盛稱正成正行之忠者以其夙節潔名也是固義之所不可已也然生而益于國亦於義無害則何必殺身士之節也乎如正儀者忠而無疵義而無汚在朝廷固信任之在王師亦推戴之縱其材畧不若前人豈忍使之負不忠不義之誦哉世或傳正成伴死于湊川之役逃而歸河內蟄在觀心寺年耄而死或言夏姓名櫓淵政蔭隱于羽之川賜見有其墓云世降俗漓好言人之過正成而不免於妄人之誣猶有如是者況於正儀乎余深慨正

俄之不幸為之切齒痛心久矣於是具辨論其事欲以伸雪沈寃但是賴之毒計業已為百世口實則吾亦極知區、筆舌難反人之耳目而徒為世俗嗤笑矣雖然不直道不見彼世間之事不辨是非不量曲直人非之則隨而非之人是之無隨而是之此之謂雷同勦說雷同勦說君子弗為也要在辨之是非明之曲直而已矣亦何拘於傍人議論哉正是學達人正大氣象之本義而事有考言不苟庶幾可不畔古人之意夫若乃三楠實錄南朝太平記之類概不論乃近世杜撰不足掛齒牙也

顧齋遺稿

津坂孝紳曰白石先生退私錄云林學士春勝撰本朝通鑑書正儀叛降楠氏後胤論寃責之正儀實不叛降見三人法師草紙蓋楠氏後胤謂梶川氏甲斐庄氏也三人法師不知何人余募其書未能得也

齋藤謙曰余嘗得三人法師草紙讀之其書記三僧宿北野神廟各誥平生事其一人楠氏之族條崎某怨憤正儀北降謂賴之於東寺逃為僧也然則此書祇足以證正儀北降耳今白石引此書證正儀不降足利氏何也

楠正儀論

賴襄

楠正成與子正行並盡忠王室身殉國難而正行之弟正儀繼任大將終叛降於賊辱其家聲而不恥幾乎無人心者矣中興諸將忠義無出楠氏右者諸將

子孫未有降賊者而楠氏如此且諸將散處東西爲
聲援而已藉使叛降未必切行宮利害楠氏世爲南
朝藩屏南朝得以抗強大之賊咫尺間而不以五十
年者以楠氏在焉一日無楠氏是無南朝也正儀爲
王室之倚賴如此而舍而降賊與其臣僕比肩而不
恥孰謂正成之子正行之弟而有此禽獸耶爲楠氏
惜者謂之虛傳矣然北朝志乘顯然載其年月不可
滅也且其族不義之而攻之北朝爲出援軍與王師
戰其跡亦不可掩也賴襄曰吾嘗紀楠氏之事徵之
南朝舊志而散亾不詳故不敢斷其虛實曰正儀蓋

有深謀焉而已已而反覆考之雖未能覈其實如有
差得其情焉何以得其情曰亦因其跡與年月得之
也後村上之正平廿三年帝崩長慶帝卽位元是一
歲北朝以足利義滿爲將軍細川賴之輔焉後一歲
正月正儀降先見賴之遂見義滿其三月和田氏族
攻正儀自是連年攻討賴之請救之諸將不肯賴之
恥其言不行欲辭其職乃發兵而以其子弟爲將後
戰國之事無所見者十二歲及後龜山之天授弘和
間賴之遭讒見斥而山名氏入寇連陷阿紀諸城而
正儀歸順與山名氏戰敗績於是南國之屬行宮者

獨存吉野而已後又十年所正儀蓋既沒而賴之再
任職乃誅滅山名氏間歲而南北之和成矣初正儀
數受命攻京師細川清氏之降行宮請攻京師也正
儀以爲不可曰取京師臣一人力可辨何借清氏唯
恐既取復失恥之強戰併我所有失之宜養威力徐
圖匡復是可以知正儀之本意矣而賴之亦有弭兵
之志以爲南人所以能數來者賴於楠氏欲除南患
莫若和楠氏是以百方就議和焉而正儀之意與之
克合是時長慶新卽位銳意用武勅東西諸將三時
並起蓋圖京師如正平例而正儀仍執前議是以帝

怒令其宗族攻之故正儀不能自立特爲此權時之
計耳其意如曰今而與北戰是自速凶也然南無我
則莫能戰北有我亦不敢軼我而南故正儀之爲背
南嚮北之狀者是以其一身橫塞南北間以存南而
遏北也賴之亦知其意欲因以成前議不然何不遂
究其南向之兵而過十年乎其被讒也非曰其庇南
乎是以山名氏代之疾南其鋒而南不能支正儀已
失賴之矣不可與謀矣是以復背北嚮南決意以戰
南朝之所以延殘喘十年者豈非正儀歸順之効哉
及賴之再入先斃向南之賊後成還北之議及南北

迭立之約違怒而起兵者榎氏之遺孽也是可以知
正儀之降非其素心矣百古老成之謀不合少年摧
鋒之論而讒間入焉終以負背叛之名者多矣如近
世片桐且元之於大坂可以見焉正儀得非亦且元
類也嗚呼使正儀而誠舍弱黨強圖其富貴也何以
前此為南朝百戰不辭其徒勞而至此忽降耶又何
以降於正平而歸順於弘和耶日本政記

論楠正儀

牧園豬

或問曰吾疑楠正儀久矣正平六年行在使正儀之
人賜書於足利直義直義復就正儀之人以書啓事

不允復使正儀之人卻其書其使者至尊氏尊氏寵
賂之其使者曰公家武家之和議不可復成以北畠
禪門等拒塞之也楠已屬於武家若速發大軍攻吉
野楠竭力從事於斯其取吉野不久時日矣地藏院
記園人曆云然則是時正儀已通於足利氏圖行在
者非耶答曰不然初直義之乞降也主正儀正儀奏
請其事故吉野事書曰東條之徒有請云既而直義
復叛故賜書於直義責讓之直義復上書乞舉軍國
之事委任於武家而不允卻其書也其每使正儀之
人往復者正儀主其事故也正儀之使者至尊氏尊

氏寵賂之云云者是時尊氏直義外相和好內實相
瑜猶矣尊氏又欲講和於行在故延正儀使者寵賂
之要使正儀復圖和議也其使者知和之不就故曰
爲詭激之辭以謝其事也其言楠已屬於武家者先
是朝廷以直義爲武將勅官軍悉隸之故云爾非其
使者有反心也又非正儀之所知也夫兵家使者入
敵地視其便宜一特詭隨詐合豈足怪乎正儀忠事
平行在終後村上之世又尊氏直義相賊害及尊氏
義詮懇懇和於行宮太平記園大曆可證也
又問太平記載正平七年後村上帝在男山敬來園

焉潛山正儀等圖繼援其兵未發城已危急公卿嘲
正儀曰正儀者正成之子也正行之弟也而不肖已
甚人有言堯之子不肖乎堯舜之弟不肖乎舜者正
儀之謂也果然則世人併稱三楠不亦妄乎答曰不
然帝之在男山旣舉兵士從乎軍役其留守者與有
幾而使正儀調餘兵攘大敵豈四五日之所能辦乎
公卿無兵畧沒于圍城中怯憚勿遽欲棄城而走故
喋云爾此非正儀之罪也夫公卿每不罪己而罪
人是行在之所以不復興也夫正成正行旣知朝廷
無遠圖吾事之不可孤行乎關外一旦克敵非國家

之長算也故相繼早決矣正儀亦有觀乎此及此時行在愈衰正儀知己凶則行在不復支也故以保內地護行宮為己任不務攻伐進取而納無降附贊成和議每不欲自我啓兵釁是正儀之本謀也正儀正行相繼死難於是時朝廷恐懼修省遠念列聖之德近恤兆民之苦不罪人而罪己以修德政則正儀之本謀或可擴及於遠其功業儻有所立矣夫內外不相副雖有良將莫所施其勇謀故正成正行歿而朝廷不復振及正儀策不行而行在不可復為也其時勢為然正儀所謂冬日之日者非常時諸將之所

全及併稱三赫孰矣也或問太平記連記正儀與和田正武多稱和田楠然則正武勝乎答曰不然國音連稱便故云爾得能氏者河野氏長子之流也土居氏者其庶流也連稱必稱土居得能之類也且正武戰將也每戰居前正儀大將也在後總督軍務北人先呼和田而後楠亦非無其由也正武義勇可尚矣正儀度量智謀大將之器非其所及也

或問豫章記載正平二十二年細川賴之為足利氏管領以籌策降楠正儀其說如何答曰南方紀傳載

賴之屢請南北講和兩統迭立意者此時正儀執奏其請欣贊以其事故北人夸人之云云乎是歲足利基氏死公卿將士咸喜曰基氏死矣來歸者必多正儀獨歎曰朝廷修德政雖多強敵必降服不然強敵悉凶復相繼起矣己不自修幸敵之凶難矣哉其意見可觀矣其事見於賴之物語云或問三法師物語載正儀怨望行宮違其勅又約降於足利氏其說如何答曰此時正儀形跡一儼于反人其所記載豈翅三法師物語乎又花營三代記載正儀公降許之云云後愚昧記載正儀與南方向

背其親族離畔相攻擊正儀不克出走其與我約降在去年矣故執事欲援正儀云云是記者皆不悉其情勢與其本志而已夫後龜山其貴宜立其德宜君後村上之所屬意也長慶好攻伐厭和議正儀欲奉後龜山成其本謀也彰彰乎明矣及後村上崩長慶自立是其所以爲缺望也及後村上之季年與北方和矣及長慶之立勅四方舉兵正儀驟諫之長慶不從正儀慮長慶昧乎攻伐悉喪內地迺擁兵而不應勅是其所以爲違勅也長慶赫怒勅和田橋本等舉兵逐正儀於是正儀知長慶之不可爲也欲終奉後

龜山復講和保地也。廼就賴之謀，援據焉。是其所以為約降也。是時知正儀之志，欲濟其事者，賴之一人。其事有觸當時忌諱，又非他人意見之所及也。故不表顯其事，默契領意焉。是以當時記載皆如是。又問吾子言後村上之季年，南北講和及長慶之立，破和議何以言之。答曰：夫太平記訖乎後村上，正平二十二年後，光嚴貞治六年，細川賴之為足利氏管領，條先是三四年莫記幾旬爭戰，其文尾以四海無為為結語。又題其書曰：太平記。又按新葉集，正平十九年以後，後村上履行幸于住吉，其事有類於夏后

遊豫之度，以是觀之。是時南北講和，弭兵必矣。諸書遺佚耳。按赤松則祐觀鼓瀑布歌，敘曰：應安之始關東關西官軍同時蜂起，故赴警衛于京師云。又喜連川系圖載其秋，新田義宗脇屋義治起兵，與上杉憲將戰敗，是正當正平二三年後，村上帝崩，長慶立之時，以是觀之。長慶所立，倣後村上即位故事，勅四方舉兵，而官軍應勅舉兵，可以知也。是余之所以云云也。又問吾子言正儀持講和保地之策，及于正平之季，愈益執本謀以諫，長慶之舉兵，竟至於擁兵得罪也。

吾未知其果是答曰吾子不見太平記載正平十六
年之事乎其時大內弘世山名時氏石堂仁木等降
附行在頗振而義詮懦弱其宰貪殘其諸將不服又
會北京空虛於是細川清氏來奔言其虛實請攻北
京自今觀之似可爲之時矣然正儀建議辨其不可
後果如正儀之言及長慶之立大內山名等既悉叛
去外援如鑊加之行宮多故人心不一而義滿賴之
君臣際會一時風靡南北形勢非復十六年彼此易
地之比也先是畠山國清之入寇也其諸將不和尚
猶內地失守大事將去今彼內和兵強又非其時之

比也於是時長慶欲舉兵討敵也正儀智謀老諫過
絕一時累世握兵權爲其藩鎮義豈唯唯從其軍役
速國家顛敗乎雖欲無諫爭之可得乎其違勅非擁
兵豈又有他哉是余之所以遂言也

又問吾子保正儀之北投非叛降也吾未信之答曰
余據太平記吉野物語觀正儀之爲人雖其強勇果
烈如不及正成正行亦其慈愛惠和深思遠計與時
消息効忠于行在不爲細劣也豈以國之榮悴家之
存亡失其大節醜然降於累世之仇讎以忝其父兄
者若正儀及正平之季年見行在之將墜而買叛降

於足利氏耶至于弘和之始國步愈蹙人情益况是時正儀何與足利氏絕而効忠于行宮沒身不渝子孫世世殉節與行宮遺裔相終始也以是可觀正儀執本謀始末如一未曾背行宮也其見放逐而數年寓於敵地者其奈濼時之不淑也

又問如吾子之言正儀結納于後龜山然及後龜山卽位其屢改正儀何也答曰後龜山新立如其軍國小大之事悉出于長慶之手故其徒來改正儀也其時帝亦不得不受制乎長慶其事非出乎帝之意也於是賴之屢出兵救正儀焉其他將士咸遷延不欲

涉河其後帝如吉野長慶上皇退于紀伊其地戰鬪不熄而大和河內攝津等無事是時雖正儀未復歸隱蔽吉野保寧內地可以觀也其後復歸官至參議非有功勞而寵弊得如是乎

又問正儀之北投也賴之爲正儀百方保護其極至辭已職爭之其故何也答曰是時爲其主忠計而患海內塗炭有正儀賴之而已賴之當足利氏隆際委任無貳靡言不從欲擁立兩統平治海內其於兩統無所偏倚也正儀值行宮之陵夷其策不見用知其不可挽回也欲維持世統期丕時乎後代故循循

南史卷之五十五
州五

然為行宮謀講和迭立無視一時屈伸也同類相求
同明相照其策并行不相悖所以相依託也不然則
正儀者春秋三叛人之徒也賴之自任以海內之重
豈為一叛人如是汲、棲、致力勞師乎及賴之屏
于南海正儀亦與足利氏絕蓋以失其耦而事之不
可保也

或問正成子立乎一圍城中竟建回天不世之功正
儀失措胡尾何與正成背馳乎答曰正成之時北條
高時恣暴昏亂後醍醐帝增修德政海內翕然想望
帝德洋溢也其確乎守一小城有恃乎此也果群雄

崛起滅北條氏矣及帝愆德海內復歸武家沛然不
可禦也及正儀之時海內愈益親附武家鄙陋公家
而朝廷無經世濟民之畧正儀策不用是其所以致
胡尾失措也

或問諸葛孔明知漢賊不兩立以出師討賊為己任
不逆料成敗利鈍也如吾子之言正儀至忠矣正儀
何不則孔明之事敵愾攘地興復為己任而畏縮沮
撓乎答曰孔明者天下之一人也談何容易正儀雖
一時宿將勇謀決勝不及正成正行也威風動眾不
及顯家義貞也以勇謀威風不及四公安能影響乎

南史卷之五十五
州五

南本記 卷之五 九六
孔明之出師討賊若使正儀強倣於孔明之故事必
蹈姜維之覆轍者也其持保境之策甘憤憤之譏者
可謂知己知彼矣亦是其善學孔明者所謂魯人之
學柳下惠未有似乎此也夫長慶當足利氏最盛之
時欲驅周餘之子遺殉乎攻伐以取大業也譬如多
年痼疾羸憊之人氣息僅存欲服峻劑速起也藥力
一激不就木者幾希故善養者不過乎盡滋潤溫補
之道以終其天年也正儀老成沈深含垢忍詢流離
依違如秉如失以隱蔽行宮保護內地亦此類也故
余以爲正成恢復大運其業不卒而次乎始正行續

父之業其力不足而外乎中正儀收合遺燼維持澆
運而生乎終雖有剛柔死生之異竭忠干朝廷可謂
不相戾矣嗚呼莫行宮于南國支持正統五十餘年
者誰謂非楠氏三世之力乎

或問元中之季大內義弘謀講和約迭立既而北人
反其約南人屢起竟以敗亡先是使正儀能成講和
亦如此然則正儀之策不亦左乎答曰夫事之成否
在時逮正平之季行在雖衰內地未裂四方服者存
斯時南北約迭立而有違變則退保內地煽動四方
亦足以相持也北人有所畏矣至乎元中之終內地

削盡四方糜滅時已去矣北人視之如贅疣有何怖畏而踐其約乎尚且致南人蜂起幾旬騷擾若逮其時北人安得反其約是正儀之所以及時謀議諫爭也其事不行亦大矣夫
或問吾子好研究春秋而保護正儀辨明其真忠然則正儀之進退於春秋之義有合乎答曰當時記成
昏忽正儀志業冤屈故余欲表其微耳如其義合乎春秋與否非余之所知也
按化營三代記初賴之處正儀于河內和田湯淺等來友焉賴之使損元與諸將救正義終克之賴之又

使其族氏春圖河泉後龜山帝如吉野藤原隆俊與氏春戰敗於長慶去天野退于紀伊賴之又使其族業秀等圖紀伊數年不克義滿更命山名義理山名氏清等無幾拔和泉紀伊之數城連報其捷既而義滿罷賴之職出之就國以斯波義將代之義理陷紀伊氏清陷和泉云又按明德記義理領紀伊氏清領和泉其他族人領數國強橫汰侈已甚義滿復賴之職委任如初山名滿幸得罪于義滿勸叔父氏清叛曰今察京師舉措其意在翦我家族也去年命吾輩隕豫州家領今又赦其族基則吾輩可以知也君盍

先焉吾族強大一時無比今圖國家豈爲非望乎吾族同心舉兵諸家在京者誰能禦我一戰克京師四方誰不從土岐當檜皆不得意也最先從我矣今舉兵也姑不旌圖國家以修武州昔年之怨爲名亦可矣平請君熟圖之武州者謂賴之也武州常久臨終使賴元言於義滿曰山名氏強梁蔑上有年矣老臣每規使其戒懼焉今旣伏誅焉老臣宿憂闕未見有犯上者老臣死無遺憾矣如賴元豚犬庸愚非當路之器也君善處之言未終而逝兮余以是觀之蓋賴之使已族人圖內地使正儀謀講和者欲以漸撫定

兩國也義滿嫌其遲緩更命山名氏果有功賴之慮山名氏強橫吞噬內地其後割據盤結不可復制池言諸義滿沮遏之山名氏亦訴賴之於義滿斯波義將土岐等釀成賴之之罪賴之罷職義將代之與山名氏相控援其後義滿復賴之職委任如初於是山名氏不得意焉滿幸以修舊怨爲言賴之亦臨終云爾乎又按須波部氏及通法寺文書倭漢合運曆弘和二年閏正月正儀與山名氏清戰于平尾見敗其族死者六人士卒死者百四十人保舊要害云蓋先見賴之處正儀于河內委以內地謀講和也賴之罷

職就國義將代之當路貶斥正儀義將命在河長使壽王書可徵

氏清侵奪內地於是正儀露本色與義滿絕鎮內地

并行宮與氏清戰不克保赤坂千早等乎併錄備後

考按正儀左衛門尉園大河內守寺院文書左馬頭太平

左兵衛督花營三代記渡邊氏文書參議觀心寺文書其在北地北朝

授中務大輔通法寺渡邊氏文書

花營三代記楠木下向河州十七箇所云所謂十

七所者河州北地瓜破等乎係于丹北郡

按正儀卒年月未詳蓋在元中年中矣

按河州北山氏系圖正儀之子有正勝攝州守內氏

系圖正儀之子有正秀一有正勝無正秀一有正秀無正勝恭同人改名乎

花營三代記康曆元年七月義滿拜賀行列中有楠

刑部少輔正直似為正儀之子後不見

占來相傳正儀之子正元狙偵義滿欲刺之事發忌

殺未知行出後崇光院記永享元年楠五郎左衛門

尉光正法名常泉匿於南郡搜索見殺或謂此乎其

後子孫相繼奉行宮遺裔屢舉兵到于文明年中云

行在或問

楠正儀論

松鳴垣

赫之功不著于當時則曖昧之跡不能無疑于後世假令其志不愧天地亦知者鮮矣唯天下闔幽之士就其人而論其事百世之下足以明其疑矣余讀史至楠正儀投北朝之事竊有感焉及觀阿王事而有所大悟阿王者赤松氏之臣宇野氏之孤而楠氏之讎也許降欲刺正儀感其恩不忍刺曰刺之則傷恩不刺則背義有一于此生又何爲抽刀自刺由是觀之正儀非有平居忠厚慈仁入人之深曷能至使敵讎消滅其戕害之心如是哉昔者趙盾驟諫靈公公使狙覺賊之乃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

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觸槐而死嗚呼麋不賊盾以忠臣有功社稷也阿王不刺正儀雖非爲社稷然其感於滅則同矣苟有忠厚慈仁足以感寇讎何忍反累世之君而降父兄之仇乎當此時南朝摧折之餘兵氣不振而長慶好攻戰厭和議正儀懲父兄相繼決死大功不就故屢諫之諫之不納其勢違旨違旨則怒逐之正義深謀遠慮已知彼唯、諾諾不忍顯社稷故含垢忍恥不顧一時之屈而欲立千古之功譽之羸疾之人攻擊難投調養復元苟利于疾不擇葭著與屎屎也而或咎其汗穢特不察耳惜乎長

慶之不明不知其謀之所在使其功遂終于無成也
而後世徒見赫之功不著于當時而起疑於曖昧
之迹是亦正儀之所笑而不辨也歟

行其後遺稿

楠正儀論

江本系

降敵而謀富貴者不論也降也非叛若仕也非謀富
貴欲以忠見君也其跡雖同其心則異矣南朝之末
楠正儀降足利氏蓋欲與細川賴之謀成南北之和
也江本子曰君子行事固不專於跡而畧心又不專
於心而略跡孔子曰拜下禮也今拜平上泰也唯意
衆吾從下孔子苟有敬君之心唯拜乎上可何必拜

下者以其跡不可略也化及入公門過位之微不肯
忽之況大於此者歟伊則心難知而跡易見易見者
人所易學也後世不察其心而學其跡必至亂理敗
倫故春秋之法雖救情責實又未嘗忽其跡趙盾以
不越境蒙弑逆之名趙鞅除君側之惡書以叛逆之
不可略如此則正儀之降略跡之甚者何能免厥名
然事固有臨變不暇顧其跡者又必權跡之大小畧
小成大是謂之權若所略大而所成小則得稱權夫
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子雖有孝於父之心而不可
棄父臣雖有忠於君之事而不可絕君正儀欲成區

區之和滅天地常經廢君臣大義况正儀之於足利氏以公則王室之賊以私則父兄之讎所不共戴天假令不能以久滅之亦何降之以成忠不若無忠之為愈且其計又未是也凡和者彼弱我強和可久今南朝之衰弱特賴楠氏以存耳而楠氏降足利氏無復忌憚矣為正儀計務征繕張國威徐謀和可也其如此而和成足利氏有所忌憚侘日焉得背兩統更立之約然此特區、成敗之論耳余所惜於正儀固不在此也

三鹿文稿

楠正儀論

齋藤馨

楠正儀以南朝柱石之臣而叛降於足利氏故常史列諸將軍家臣而據舊史則正儀叛於正平而歸順於弘和也然至其詳則莫能載焉故論者皆曰正儀仕衰弱之南朝而為自免計遂至叛降而不恥也余謂不然正儀唯以國家為任故其迹雖叛不自顧而南朝數十年之皇統實其降成之也何也正儀之叛非叛於南朝也叛於長慶也降於足利氏非降於義滿也降於細川賴之也蓋長慶不宜立者也而抑宜立之後龜山自僭其位正儀固以為不正而其軍國之議亦不合正儀之心蓋以為足利之主莫傑於義

滿而臣莫賢於賴之今義滿為將軍而賴之為執事則足利之天下莫盛于斯時也而南朝日以衰弱非復前日比則我從長慶之命與之抗而救亡之不暇必也叛而嚮北則長慶勢沮而後龜山繼立之議成足利氏亦不窮其兵而南朝可以存于其間是其所以負叛名於一身而謀兩全于國家也且不特此方是時賴之輔佐義滿深識老謀欲舍于戈而合南北故正儀忘其讎而降將藉以成和議設使賴之久居執事而果行其志則南北合一而南統承大統必矣縱不能然南北互立而無輕重于其間亦可矣不幸

賴之罷而義滿不足與謀則足利氏不可一日從也而南朝既立後龜山矣於是正儀歸順自受反復無常之譏而弗辭也嗚呼向使正儀不叛於長慶而降於足利氏則不止後龜山之不得立而南朝天下已以於長慶矣安保數十年之殘喘耶而世徒以叛降斥之不知其叛降也宜叛而叛宜降而降與世之叛降不同是乃所以為正儀也

竹堂文稿

南木志卷五終
知
五

南木志卷五終
知
五

